

1937年，淞沪会战后，上海沦陷。日军占领上海后，物价飞涨，万业凋敝。在这文化蒙尘的至暗时刻，严独鹤、周瘦鹃、陆澹安、朱大可等一众文人深味教育是立国之本，强国之基，他们合力办了一所“大经中学”，试图为孤岛学子接续起文化血脉。

这个国家，这座城市，从不，也永远不会缺为了民族的尊严挺身而出的人。

1937年7月7日，严独鹤在《新闻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十周庆祝》的文章，其中这样写道：“故意要在一片欢呼声里，来几句败兴的话……淞沪抗战时的炮声，固然已在香槟酬酢之下消失得不留踪影了，可是断壁尚存，劫灰犹在，还令人能够回忆到当时铁鸟轰炸的惨况，希望大家欢欣鼓舞之余，对于当前的时势还要同时有所警惕……”

那日，国民党政府为庆祝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举行盛典，上海市放假一天。同日，卢沟桥的枪声响了。第二天，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：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，才是中国的出路……一个多月后，8月13日，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全面进攻，引发了淞沪会战。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挡了日军的疯狂轰炸，展现了不屈的民族精神。但由于实力的巨大差距，中国军队最终无法阻止日军的步步逼近。11月12日，上海全城沦陷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就成了一个被日军包围的“孤岛”。

岁月不居，春秋代序。想起要爬梳这段往事，是因为翻检今年为纪念郑逸梅诞辰130周年而出版的《郑逸梅友朋尺牍 郑逸梅家藏尺牍》一书，看到一封陆澹安写给郑逸梅的信，信笺纸抬头为“私立大经中学校”，落脚处则印有“上海英租界北京路河南路东清远里二十号：电话一八一二”字样。

“大经”出典于《中庸》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”，寄寓恪守春秋大义。有说清远里或为今日河南路上的北京里，只短短存续了近千日的“大经中学”的痕迹更是早已消失殆尽。但那群以办学保存文化火种的铁骨文人留下的这段乱世中的骊歌，不应被遗忘。

1 “一鹤一鹑”起意办学

严独鹤曾在1939年1月7日的《新闻报》上发表的《我与大经中学》中，回溯过办学的始末。

1938年秋，周瘦鹃辗转至上海，与严独鹤谈及孤岛上“学生多、学校荒”的困境——一间教室挤着八九十名学生，每日仅4小时的学习时间，这对求知若渴的青少年而言，无疑是知识的饥荒。周瘦鹃一句“可惜你我两人力量还嫌不够，否则不妨鹑鹤合作，来办一所学校”，敲中了严独鹤的心门。

民国时期，上海报业界严独鹤与周瘦鹃并称为“一鹤一鹑”。严独鹤主编《新闻报》副刊《快活林》，周瘦鹃主编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可称海上副刊第一人的严独鹤，对教育事业始终投注了极大的热忱与关注。籍贯浙江桐乡，如今乌镇严氏的祠堂里仍高挂有一联：“绵祖德莫如积善，振家声还是读书。”家族的崇学重教影响了他一生。

严独鹤的朋友圈，大都来自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南社与星社，因此，东吴人士居多，交往最密的，有撰文史掌故、编书办报的郑逸梅；作家、诗人朱大可、范烟桥等等。其中，周瘦鹃、郑逸梅与画家陶冷月三人同庚，今年正是他们的130周年诞辰。一圈老友中，严独鹤不仅年龄最长，更因其“似梅兰芳之于菊部，读报人士，没有不知道严主笔的”，交谊广泛且为人稳重谦和，成了这圈知交中主事的“老大哥”，而其一生挚交中，不能不提的是陆澹安。陆澹安与周瘦鹃是民立中学的同学，后毕业于江南学院法科。小说新剧、诗词歌赋、书法篆刻、文虎征射，无所不通之外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上海新文化和商业蓬勃发展的时期，陆澹安兼任多家书局、报刊和通讯社编辑记者，还和友人一起创办了中华电影公司、中华电影学校和新华电影公司等。不过，在其众多社会身份中，教职始终是他不曾放下的选择。从民立中学毕业后，因国学根底扎实，才情横溢，曾留校担任过国学教师；在上海地方志中，务本女塾被认为是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，也被学术界视为中国最早的自办女子中等教育和女子师范教育学校，陆澹安曾与沈心工、钱行素等同为学校教员；1924年秋，中华电影学校成立，严独鹤和陆澹安都参与教学和教务工作；抗战爆发后，星社“经理”，东吴作家、书法篆刻家赵眠云携家人避难上海，在郑逸梅的引荐下，到上海国华中学任教，他担任校长，郑逸梅为副校长，陆澹安执鞭国学。

1938年10月31日，陆澹安记下“至大西洋贺独鹤五十寿，来宾众多……”。老友相聚，种子破土。周瘦鹃再次发声，提议创办中学与附属小学：“与其办函授学校，不如索性办一所中学和附属小学，好在眼前这些老朋友，除了我和鹤兄算是退任的教师，其余全是现役的教师，合办学校，正是‘就本位上努力。’”这番话，点燃了众人的热情，办学之事就此提上日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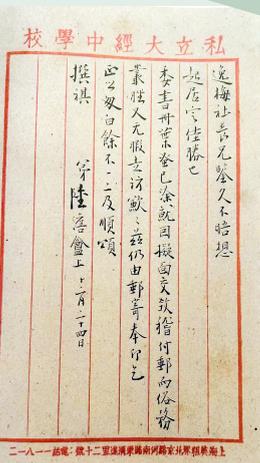


▲ 星社雅集合影，上世纪30年代中期，上海威海卫路某俱乐部的“星社雅集合影”照。前排左起：黄白虹、范烟桥、黄南丁、郑逸梅、程小青、尤半狂 中排左起：赵眠云、江红蕉、丁悚、孙东吴、包天笑、郭兰馨、赵芝岩 后排左起：朱其石、陆澹安、施济群、尤次范、徐碧波、黄转陶、谢闲鸥、姚苏凤

烽火弦歌里的文人脊梁

大经中学往事

吴南瑶



▲ 陆澹安写给郑逸梅的信，信笺纸抬头为“私立大经中学校”

2 定下校名取自《中庸》

从为人做事机敏而缜密、被朋友称为“智多星”的陆澹安的日记中，不难看见他对办学的热忱，以及大哥严独鹤对他的倚重。略摘录1938年11月25日租赁校舍前后几则日记：

15日……五时至大可家旋往卓春记订制校具六时办归……

17日 晨为办校草计划书，正午驾车来共午餐。下午一时半至国华四时半归，六时半至独鹤家会大可、驾东诸人共晚餐，旋开会至十一时归……

21日……晚八时至独鹤家开会至十二时返……

22日……下午一时与驾东同往同孚路看屋，嫌其太窄，似不敷施展也。一时半至国华，散课后往新闻报馆晤独鹤商校舍事……

自24日得到清远里的租赁信息，1938年11月25日，赫然记录了租赁校舍的细节：“清晨七时半至新宅，与兰妹谈数语，即往大马路五芳斋，至则微祥已在，而直山、驾东、独鹤先后至，各进早点同往北京路河南路口清远里二十号。见此屋共四层，可做课室十余，尚合用。”日记中，还详细记录下房东是一位住在四川路的姓方的广东人，房租商定每月五百八十元，押租两月，另需缴（介绍人）小费一月。之后，几乎每日陆澹安都要“至独鹤家开会”，议办学事。

筹备过程中，他们得到教育界前辈李谦若、陈柱尊，以及社会贤达袁履履、徐寄庾等人的鼎力支持，纷纷出任校董。经济上，众人分担，事务中，通力合作。此间，严独鹤还曾和画家钱云鹤合作书（画）扇面义卖，用来为大经中学的图书馆筹募基金，润例注为“每柄取润五元，墨费加一，扇面自备，润资现惠，七日取件”。至于校长一职，众人相互谦让后推举严独鹤以“老大哥”的身份扛起重任。12月23日，严宅的办学会议依照惯例在晚上八时召开，当日“瘦鹃学兄亦加入”。而后，24日、25日“至新校舍布置、规划一切”，26日十一时，在严宅的会中，众人定下校名为“大经”。从“成美”到“大江”，皆因重名而更改，而“大经”，取自《中庸》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”，又依郑康成注，寄寓培养青年通习实用学科、秉持春秋大义的期望，这也成为了学校坚守的教育宗旨。



▲ 左起：周瘦鹃、陈蝶仙（天虚我生）、严独鹤

3 为国守护大经大义

大经中学的课程设计处处彰显着“新旧兼容”的智慧。教导主任陆澹安亲自编订的《国文讲义》，既有桐城派古文的深厚底蕴，又收录鲁迅、冰心的新文学佳作，让学生在古今文脉中穿梭；他还亲自带领学生观摩《火烧红莲寺》，将电影赏析引入课堂，开拓学生视野。“隐逸的革新者”周瘦鹃开设园艺课，带着学生奔赴苏州拙政园，在亭台楼阁、叠石流水中实地考察园林美学，将自然与艺术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间。校长严独鹤则利用自己在《新闻报》的影响力，开设“大经师生抗战诗文专栏”，以隐晦的笔触传递抗日思想，在沦陷区的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。

可惜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全面接管租界，汪伪政府妄图控制上海的新闻文教事业，强令学校向敌伪机构登记。严独鹤、陆澹安、朱大可等人面对敌伪强令悬挂伪国旗的屈辱，断然选择“义不帝秦”——宁可亲手关闭倾注心血的校门，也绝不折损半分民族气节！

早年，星社文人常被世人轻掷“鸳鸯蝴蝶”四字讥为只识才子佳人。如今想来，当新文化的春雷初震，正是这群“蝴蝶”率先张开传播的翅膀。周瘦鹃主编《紫罗兰》，内里何尝不承载着好莱姆光影、新女性意识乃至社会变革的激流；陆澹安写侦探小说，编弹词开篇，将通俗文学升格为学术殿堂的基石；他们办报兴刊，引介西学，身影活跃于方兴未艾的电影事业，以最贴近市井的方式，将新思想的活水引入千万寻常心灵。和平时期，他们何尝不是新潮的弄潮儿？烽火连天时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，如严独鹤所说，他们同声同气地秉持的是“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教育事业的‘至诚’”，所守护的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大经大义。

大经中学，这所由一群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文人创办于抗战时期上海的民办学校，从开办到关门，不过存世两年余，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，这所偏居于民舍中的学校，如同一束小小的火苗，尽管最终难逃熄灭的命运，但无疑顽强地燃烧过。适逢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重记这段往事，亦多了几许回味。

二十三日（初四）清晨三时半，至新宅，与南妹谈数语，即往大马路五芳斋，至则微祥已在，而直山、驾东、独鹤先后至，各进早点同往北京路河南路口清远里二十号。见此屋共四层，可做课室十余，尚合用。屋主为粤人，住居四川路，力至往接洽，房金全商定每月五百八十元押租两月，另需缴（介绍人）小费一月。之后，几乎每日陆澹安都要“至独鹤家开会”，议办学事。

▲ 陆澹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